



败如系藏金玉

上卷

酥油饼 / 著
洛空 / 绘

敗絮藏金玉
上卷

酥油餅 / 著 洛空 / 繪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败絮藏金玉. 上 / 酥油饼著; 洛空绘. — 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13.11
ISBN 978-7-5356-6643-7

I. ①败… II. ①酥… ②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5114号

©酥油饼/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& Comics Co., Ltd.

败絮藏金玉 上

 (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) 出品

著 者 酥油饼
绘 者 洛空
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
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出 版 人 李小山
出 品 人 刘焯伟

责任编辑 贺澧少 沈鸿
美术编辑 冯沛妮
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开 本 889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 8.25
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56-6643-7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。

联系地址: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-07C

电话: (020) 38031051 传真: (020) 38031253 官方网站: <http://www.gztwkadokawa.com/>

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盈科(广州)律师事务所

楔子

蓝焰盟犯众怒而倾覆。魔教借机取而代之，重执黑道牛耳，与隐有白道第一大派之相的辉煌门明修联盟之谊，暗结秦晋之好。

然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
江湖风波稍平，庙堂狂澜又起。

朝廷新贵雪衣侯率五万大军以雷霆之势清剿睥睨山。不过六个时辰，魔教总部便被血洗一空。

魔教双尊之一的明尊与三位长老因外出而逃过一劫。

这仅仅是开始。

朝廷随后便开始向魔教在各地的分坛和商行下手。

但是各地分坛和商行仿佛早有默契，无不人去楼空，账簿钱财都被转至他处，朝廷搜寻无果，只能暂时封铺了事。

一个月后，雪衣侯回京述职，得圣上钦点为诛魔大将军，全力缉拿魔教余党。

于是，一场更大更急更寒冷的暴风雪在整个江湖中掀起！



岁末，霜寒，刺骨。

冯古道缩在屋檐下，拼命地想将身上这件半新不旧的大氅扯拢些，好遮挡对穿整条弄堂的冷风。

雪衣侯府的下人冷眼看着他在那里又蹦又跳又跺脚，好似在看卖杂耍的猴子。

他来来回回又兜了好几圈，终于忍不住道：“兄弟，能不能进去看看，侯爷的客人走了没有？什么时候见我？”

下人冷笑道：“侯爷要见你的时候自然会见你，和客人走没走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冯古道自讨了没趣，只好缩着手继续在那里蹦跶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天更暗了。

冯古道又冷又饿，几乎想甩袖子走人。

正在这时，先前将他领进门的侯府大总管宗无言终于慢吞吞地走出来，“冯先生，侯爷要见你。”

冯古道吸了吸鼻涕，缩着脑袋道：“侯爷准备晚饭了吗？”

宗无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，“你先见了侯爷再说。晚饭我会叫人准备。”

得到了晚饭的承诺，冯古道这才心甘情愿地往里走。

宗无言走在他前头，无声地递给他一块丝巾。

冯古道拿着丝巾看了半天，才意识到那是给他擦鼻涕用的。

这时两人已经到了屋前。

宗无言让他在门口等候，自己进去通报。

于是，门一开，一阵暖风拂来。

冯古道正好用丝巾裹住鼻子，狠狠地擤出鼻涕。

那仿佛用尽身体全力的嘶声擦过正要进门的宗无言，传到屋子的深处。

过了一会儿，宗无言出来了，脸上满是无奈。

冯古道眼睛一亮道：“侯爷要见我了吗？”

“侯爷让我先带你去沐浴更衣。”

“……”侯爷真是太体贴了。冯古道决定暂时忘却自己被抛在寒风中站了一个多时辰的事。毕竟，不管侯爷让他去沐浴更衣的原因为何，能够在这样的天气泡在温热的水里，总是件让人愉快的事。

冯古道喜滋滋地洗着澡，任由那一个个如花似玉的丫鬟们在自己的身上撒着各种东西。

洗了一会儿，体内的寒气便被驱得差不多了，他准备起身，却被两个丫鬟合力按了回去。

“要多泡一会儿才入味儿，你急什么？”其中一个丫鬟娇笑一声，随手又撒了几粒东西下去。

冯古道呆了呆道：“入味儿？敢情你们把我洗干净了，是为了煮着吃？”

“呆子，谁要吃你？”丫鬟嘴里这么说着，眼睛却不忘向他抛了个媚眼。“我们家侯爷最讨厌脏乱，要不是你还有用，光是在大门口擤……”她用袖掩住嘴巴，咯咯笑了半天，才道，“大总管让我们告诉你，一会儿见了侯爷一定要体体面面，恭恭敬敬，要再出这样的纰漏，你就想好把坟搭哪儿吧。”

冯古道嬉笑道：“要真是搭坟，定然搭在诸位妹妹的闺房旁边，死在温柔乡，也算值了。”

另一个丫鬟突然啐了一口，“活得不耐烦了？在此胡言乱语。小心我告诉侯爷，真的杀了你。”

冯古道见其他丫鬟都吓得低头，无趣地撇撇嘴巴，不再说话。

一个澡足足洗了半个时辰。

冯古道拖着一身被泡得又红又皱的皮肤，好不容易从浴桶里爬出来，换上一身干净衣服，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得一干二净，“大总管先前答应过我会准备晚饭的。要不先让我吃几口垫垫肚子再去见侯爷？不然见到一半，我就昏过去了，对侯爷英明有损。”

先前凶巴巴的丫鬟道：“你若真的昏过去，怕是不必醒了。”

冯古道再次收声。

再次来到屋外，他有些后悔没有将那件大氅一起带过来。

夜间风冷，吹在身上像刀子刮似的。

幸好这次宗无言出来得很快，“进来吧。”

冯古道松了口气，缩着脖子跟在他身后。门前竖着面屏风，猛虎下山。

绕过屏风走了大约十几步，宗无言停道：“侯爷，冯古道来了。”

冯古道偷偷地抬起头，正好迎上一双如墨玉般漆黑明亮的眼睛，眼睛镶嵌在如白玉般光滑白皙的面庞上，静静地望着他。雪衣侯的眉毛不粗，却很浓，如剑般扬起，使得整张脸笼罩着一片难以言喻的肃杀之气。幸好眉角的红痣削弱了几分脸上的煞气，多了几分妩媚和妖冶，让他整个人看起来不但不凶神恶煞，反而漂亮惊人。

冯古道敛容，恭敬地上前行礼道：“见过侯爷。”

雪衣侯半倚在榻上，漫不经心地收回目光，望向门口，“人带上来了吗？”
门开了。

风从屏风的两边吹进来，冯古道身体一抖，莫名地觉得不安。

惊慌的脚步声从门外细碎地踱进来。

冯古道看着那个在他沐浴时和他调笑的丫鬟无措地跪在地上。

雪衣侯淡淡道：“打十个板子，撵出去。”

冯古道心头一震，直觉此事与他有关。

果然，那丫鬟哭着求饶道：“侯爷饶了奴婢这一回吧，奴婢再也不敢胡言乱语了！”

宗无言见雪衣侯皱眉，立刻差人将她拖了下去。

“你知道她犯的是什么错？”雪衣侯微微一笑。

冯古道踌躇着说真话还是假话。

雪衣侯不紧不慢道：“答错了，她的十个板子你挨。”

冯古道道：“她不该和我调笑，更不该引我调笑。”

雪衣侯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只要你刚才答错，她就不必出府去了。”

冯古道道：“十个板子非同儿戏，能不挨还是不挨的好。”

“你果然卑鄙。”他缓缓坐直身子，定定地打量着他。明明是一张俊秀的脸，偏偏带着违和的猥琐。他嘴角一扬，似笑非笑道，“不过若非你够卑鄙，出卖魔教，魔教也不会土崩瓦解得这么快。”

“能够为侯爷效力，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，本侯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”雪衣侯道。

冯古道道：“侯爷俊美无双，天人之姿，最想做的莫非是找个美丽绝伦，同样天人之姿的雪衣侯夫人？”

“冯古道。”雪衣侯眼中闪过一丝冷光，“就算本侯现在用得着你，也不等于本侯不会杀你。”

冯古道收起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正色道：“侯爷此刻最想做的，应该是杀明尊。”

“错。”雪衣侯不屑地轻哼，“他在本侯眼里，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你觉得本侯会为他大费周章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冯古道很狗腿地应道。

雪衣侯故意找茬道：“那你为何做此猜测？”

冯古道脸色不变，道：“我放屁。”

宗无言很想用帘子把他的嘴巴堵上。

果然，雪衣侯冷冷地瞥了冯古道一眼，“想要在我手下做事，先要把满嘴的臭气给去了！”

冯古道扁了扁嘴巴，往后退了半步。

雪衣侯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
“怕熏着您。”冯古道道。

雪衣侯的拇指轻轻地擦过食指指腹，半晌才道：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猜中我此刻最想做什么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，不然，我就杀了你，曝尸荒野，做那些恶狗的盘中餐。”

冯古道身体微微一抖，思索良久，终于抬起头，咬牙道：“侯爷此刻最想杀了我。”

如果雪衣侯手里有剑的话，说不定真的会捅过去。但是他手里没剑，现在去找剑也太麻烦，所以他只是慢慢地转过身，坐回榻上，“你说我应该是遂了我的愿，杀了你好呢？还是算你猜中了，放过你好呢？”

“那当然是放过我。”冯古道答得理直气壮。

雪衣侯看着自己手指上的玉扳指，“理由。”

冯古道赔笑道：“好歹还有些用。”

“哦，比如说？”

“明尊藏身的几个地方，我都知道。无论要杀要抓，但凭侯爷一句话。”

雪衣侯道：“冯古道，你本是明尊最得力的亲信，因何反叛他？”

“我祖上本是书香传世，奈何在路上遇到贼寇才家道中落。加入魔教、助纣为虐乃是情非得已。祖训摆在床头，我夜夜奉读。忠君、奉孝、行德、自律，我不敢忘，却又不能不忘。若非侯爷……”

雪衣侯冷冷地截断，“我只听实话。”

“我想当官！”冯古道转得很快。

“好，我便许你个五品官做。”雪衣侯也答得爽快，“但是，你必须助我生擒明尊。”

冯古道想了想道：“那暗尊呢？”

暗尊长年待在辉煌门，与门主亲如一人，举世皆知。如今明尊在暗，暗尊在明，抓暗尊远比抓明尊容易得多。

“暂且不动他。”

冯古道小心翼翼道：“侯爷能否示下，为何要活捉明尊？”

雪衣侯噙起一丝微笑，“这个答案，本侯等着你说。”

“……”冯古道一点都不想知道了。

摊开地图，冯古道大笔一挥一挥又一挥，圈了十七八个圈。

雪衣侯冷眼看着他，“你想让本侯找个十年八载吗？”

“侯爷英明神武，智谋过人，别人要十年八载，侯爷用三年五载也就差不多了。”冯古道放下笔，赔笑道。

雪衣侯道：“不如本侯令人将你浸泡在水中，用柴火在下面烧，直到生擒明尊再捞你出来，你看如何？”

冯古道干咳一声道：“我觉得相当的……不如何。”

“哦？”

冯古道道：“我一年只洗三回澡。就算刚刚大洗了一次，也只洗去最表面的那层灰而已。所以实在不是大宴宾客，酒肉会友的佳肴啊。”

“一年只洗三回澡？”雪衣侯脸色不佳。



冯古道自豪地笑道：“不错。自从我长大能自己洗澡之后，就一年洗三次了。”

“那你没长大之前……”

“三年洗一次。”

雪衣侯挥了挥手，“站得远点。”

“是。”冯古道恭敬地弯腰，然后慢慢地退了三步。

雪衣侯觉得呼吸顺畅了些，“本侯刚才说到哪里了？”

“站得远点。”

“……之前。”

“一年只洗三回澡？”

雪衣侯眯起眼睛，轻柔却又一字一顿地唤道：“冯古道。”

“在。”冯古道上前一步，想了想，又退后半步，又想了想，又上前一小步，再想了想……

“冯古道。”剥去轻柔的外衣，他的声音里充满威胁。

冯古道不敢再前前后后地乱晃悠，两只脚立定，一抬头，雪衣侯却走下来了。

“本侯想杀了你。”他神情淡淡的，但是双眼的杀意毫不掩饰。

冯古道道：“侯爷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。”

“……哦？”

“我娘给我洗澡的时候也这么说。”

雪衣侯不着痕迹地退后半步。

“而且，明尊也这么说过。”

雪衣侯慢慢地消融去杀意，冯古道总是能在他想杀他的时候，漫不经心地提起自己的用处，让他欲杀，又不忍杀，“他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，如果我再敢一年才洗三次澡，他就把我杀了。然后把尸体埋在土里当花肥。”

雪衣侯冷笑道：“他真是有雅兴，居然舍得抽时间种花。”

冯古道叹气道：“因为他有很多手下，所以他能做任何想做的事情，不想做的事情交给别人就好。”

“你做了很多他不想做的事？”

“不多。每个月最多一百来件。”

“他很器重你。”雪衣侯语气肯定。自古居上位者，哪一个不是把手中重要的活儿交给自己最亲信的人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岂非都因此而来？

冯古道闻言，不但不觉羞愧，反而得意道：“不然我又怎么能和侯爷里应外合，使得魔教大败呢？”

“所以他现在一定很想杀了你。如果以你当诱饵的话，他说不定会出现，也省去我找他三年五载的麻烦。”

冯古道脸色微变，干笑道：“侯爷曾答应过我，会护我周全。更何况，侯爷刚刚还许诺给我一个五品官做做。”

“我的确许诺过你，若是能生擒明尊就许你个官做，但是……”雪衣侯悠然道，“我没说过用何种方式来生擒明尊。万一，你不幸在生擒明尊的过程中，英勇就义……”

冯古道脸色一白。

“我就请圣上追封你个五品大员，也算成全了你的心愿，我的承诺。”

冯古道抱拳道：“我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侯爷捉住明尊。”

雪衣侯不置可否。

“对于明尊的藏身处，我已有了目标。”冯古道顿了顿，见雪衣侯脸上仍是没什么变化，又接着道，“无需三年五载，最多……”他咬了咬牙，“三个月。”

雪衣侯这才微微一笑道：“当初你通过无言投靠本侯时，本侯就知道你是聪明人。”

但是这个聪明人却不得不供他驱策。

冯古道无奈地赔笑。

雪衣侯又坐回榻上，“说到明尊，你见过他的样子么？据说，天下见过明尊的人，不超过十个。”

冯古道苦笑道：“可惜我并不在这十人之列。”

“你不是他的亲信？”

“做事的时候是，吃喝玩乐的时候不是。”冯古道愁苦中还带着丝丝的愤恨，使得他身上猥琐的气质更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雪衣侯皱了皱眉，“他讨厌你？”信任一个人并不等于喜欢一个人。

“他说，如果我出现在他的百尺范围内，他全身上下就会瘙痒不停。”



雪衣侯觉得自己身上也瘙痒起来。

“如果我出现在五十尺范围内……”

雪衣侯原不想问，却又好奇得忍不住问道：“如何？”

“他就非常地想去沐浴。”

雪衣侯的屁股快坐不住了。

冯古道叹气道：“所以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明尊。他只是经常差人送书信于我，告诉我，如果我再不洗澡，就不准我出现在他方圆的百里之内。”

雪衣侯不耐烦地挥手道：“罢了，我今日且先听到这里。你回去拟个搜寻明尊的方案，交给无言。届时我会再见你。”

冯古道眨眨眼睛，“侯爷有急事？”

雪衣侯挑眉道：“你觉得本侯有必要知会你？”

“我只是想替侯爷分忧。”

“那就滚离本侯视线。”

冯古道迟疑了下道：“我不太会翻跟头，可不可以左右着滚出去？”

不等雪衣侯反应过来，就见他自己打着转儿转出门去了。

雪衣侯慢慢地半倚回榻上，脸上哪里还有半分瘙痒难忍的表情。

宗无言道：“侯爷，我总觉得冯古道这人……”

“装疯卖傻，深不可测。”雪衣侯接下去。

宗无言道：“那是否让属下将他……”

“将他如何？”雪衣侯伸直腿，立刻有丫鬟上前，轻轻地按捏。

宗无言道：“或者抓起来严刑拷打，或者杀了一了百了。”

“那多没意思。”雪衣侯冷冷一笑，“我还想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。”

宗无言不解。

“魔教在江南迅速扩张之后，实力大增。京城和各地方上都有官员被他们暗中收买。本侯之所以直捣总坛就是怕他们成了气候，联合各地官员上书皇帝，为魔教正名。到时候，本侯想灭他们也要掂量掂量各地官员和皇上的面子。”

宗无言道：“可这和冯古道有何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关。冯古道是何许人？知道的人不是死了，就是跑了。来历、身份都是他一张嘴巴自己说的。在本侯要灭魔教的时候他就这样巴巴地跑出来投

诚，你不觉得太过蹊跷了吗？更蹊跷的是，他的情报居然还是真的。”雪衣侯面沉如水。

宗无言道：“属下不懂。情报是真的，岂非证明他所言无虚？”

雪衣侯嗤笑道：“你真以为他这样的人会在乎一个五品的官？以他的心机口舌，若想当官，何不投奔那些权臣，当个门客幕僚？这不比出卖魔教要安全得多么？”

宗无言恍然，“不错，他出卖了魔教，若是明尊不死，他必死无疑。更何况魔教还有暗尊。据说暗尊武功不下于当年的纪辉煌，已是当世第一高手。”

雪衣侯缓缓低头，看着自己的手，淡嘲道：“当世第一高手？他还没问过我。”

宗无言苦思良久，突然道：“难不成冯古道是明尊派来的？”只有明尊派来的人，才不怕魔教的报复。

“那你觉得明尊牺牲半个魔教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宗无言无言。

的确。若是苦肉计，那么魔教的牺牲未免太大。经此一役，魔教元气大伤，更难抵挡雪衣侯的进攻，倾覆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

“属下，属下实在猜不出。”宗无言垮下脸道。

“我也猜不出。”雪衣侯一脸的无所谓，“反正他现在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。我很想看看，他究竟会找到一个怎么样的明尊给我。”

宗无言躬身道：“侯爷英明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以静制动，后发制人。”

“本侯再英明也只是一个人，府里的很多事，还要你多费心。”

“属下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雪衣侯满意地点点头。

半晌。

宗无言走出房间，脸上的感激和忠诚一扫而光，面无表情地朝外走去。

屋里头，雪衣侯坐起身，朝着门的方向轻哼道：“老狐狸。”冯古道明明是他引荐进来的，刚才那番话却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，装得比窦娥还无辜。

他想了想，不解气地又追加了一句，“该死的老狐狸。”

冯古道洗澡很懒，但写方案却很快。



雪衣侯坐在凉亭里，看着下人怀里抱着的厚厚的一叠纸，脸上终于露出些许满意。

下人站在他身侧，一手揽着纸，另一手恭敬地递过去第一张。

雪衣侯接过来一看，脸色立马一变。

那张看上去写得满满当当，其实只有两个字——**方索**。

雪衣侯不动声色地伸出手。

下人又放了一张在他手上，上面空白处更多，而且无论冯古道把字写得多大都无法改变它的空旷，上面写的是——

一。

雪衣侯深吸了口气，挥手道：“都放在桌上。”

下人将近一尺高的纸放下。

雪衣侯拿起第三张，却发现这张的字虽然不多，却是有用的。

敦煌。

他丢开这张，翻下一张的时候想，总算有个地点，看来冯古道古怪归古怪，却还不是全然无用。但紧接着的这张上面的字仿佛在嘲笑他想得太天真——

是不可能的。

短短的五个字将他心头里刚刚泛起的爱才之火一下子就泼灭了。

雪衣侯将那张纸揉成一团，冷声道：“来人。”

“在。”下人急忙上前。

“叫冯古道过来。”雪衣侯伸出手指，冲着“是不可能的”里的“可”字的“口”戳下去！

嘶。戳破了。

冯古道是打着饱嗝来的。隔着老远，雪衣侯也能闻到他身上那股饭菜香。

“侯府不愧是侯府，连饭的颗粒都比魔教的大。”冯古道谄媚地笑着。

雪衣侯淡淡道：“就算颗粒再大，你也不用粘在下巴上招摇吧？”

冯古道愣了愣，往下巴上一摸，果然有一粒白米饭粘着。“让侯爷见笑了。”他嘿嘿一笑，舌头往手指上一舔，米粒不见了。

雪衣侯见他咀嚼得津津有味，一时无语。

“不知侯爷叫我来有什么事？”冯古道笑眯眯地问道。

“关于你的方案。”

雪衣侯和冯古道的目光都落在那个被戳了个洞的纸上。

冯古道鼓掌道：“侯爷的一阳指炉火纯青，不同凡响，令人佩服、佩服。”

“冯古道。本侯又想杀你了。”

冯古道挠头道：“侯爷，其实‘想’是脑子里转悠的意思，你何必想得这么大声呢？”

雪衣侯嘴角一掀，却满是冷意，“冯古道，本侯不想杀你了，本侯想直接喊人拖你出去。”

“侯爷真是体恤下属，尤其是为了侯爷不惜众叛亲离的下属。知道我懒得走，竟然还让人来拖我，我实在是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下辈子为侯爷做牛做马，以报答侯爷今日恩情的万分之一。”冯古道说着说着，袖子就遮住了脸。

“冯古道，就算你通风报信，与本侯里应外合消灭魔教有功，但这功终究是有限的。它能救你一次两次，却救不了你一辈子。”雪衣侯冷声道。

冯古道一揖到地，“谢侯爷青睐。”

“本侯几时说青睐于你？”雪衣侯觉得自己连这个念头都不曾转过。

“若非侯爷青睐我，又怎么会连一辈子都想到了？”冯古道想笑，但是眼睛对上雪衣侯的冷眼，笑就成了撇嘴巴。

“闲话少说。明尊究竟藏身何处？”

冯古道微讶，“我已经在方案中写得清清楚楚，莫非侯爷……”

雪衣侯睨着他。

冯古道说得越发小心翼翼，“不识字？”

雪衣侯牙齿磨了磨，刚要开口，就听冯古道用极快的速度道：“苏州、杭州。”

雪衣侯漠然地瞪着他很久，才道：“理由？”

“魔教在各地一直有暗堂，苏州、杭州、敦煌、长春都有。所谓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苏州和杭州风景秀丽，多得是文人骚客，佳人丽姝，明尊生性好洁，贪图享受，必会去这两处。敦煌靠近沙漠，酷热，长春在东北，严寒，他是不会考虑的。”

雪衣侯缓缓道：“你说，他会不会来京城？”



“不会。”冯古道摇头道，“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个早已不是真理，而是每个人都烂熟于胸的套路。试问如明尊这样，每日都要用天山雪莲、千年灵芝、万年何首乌补身之人……怎么能够在侯爷的眼皮子底下藏匿踪迹？”

“你倒是对他了解得很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当初魔教的账簿都是由我经手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，魔教上任的明尊和暗尊去了哪里？”

冯古道一愣，抬头看他。

雪衣侯道：“魔教现任的明尊和暗尊都是年少继任，那么上任的明尊和暗尊去了哪里？”

冯古道皱着眉头，摸着下巴道：“是啊，去了哪里呢？”

“本侯是在问你。”

冯古道干笑道：“若非侯爷今日提出，我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。莫不是……死了？”

“上任明暗双尊是这任明尊暗尊的师父，传闻一向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形影不离。他们中任何一个的武功比起袁傲策都只高不低，试问天下，有谁能抵挡他们的联手？更何况，当年魔教甘守睥睨山，甚少踏足中原，行事十分低调。如袁傲策这样嚣张的都没死，他们又为何要死？”雪衣侯说得轻巧，但眼睛余光却没有半刻离开过冯古道的神情。

冯古道听得连连点头，“这么说来，近几十年间若说谁有可能打败他们的联手……只有纪辉煌。可是纪辉煌一入江湖，即声名远播，一举一动备受瞩目。若真是他杀了魔教明尊和暗尊，江湖中不可能半点风声也没有。袁傲策更不可能和纪无敌在一起。”

雪衣侯有些不耐烦了，“说了半天，你是没有答案了？”

冯古道道：“侯爷为何如此关心魔教上任明尊和暗尊之事？”

“想知道？”

“若是侯爷想告诉我，我就想知道。若是侯爷不告诉我……”冯古道顿了顿，诚实道，“我还是想知道。”

“哦？那很好。”雪衣侯悠悠然道，“我就喜欢别人想知道却偏偏不知道。”

冯古道道：“那我若是说，现在我不想知道了呢？”

“那我就不找人拖你下去，而是直接找人砍了你的脑袋。”

冯古道异常真挚道：“侯爷，我是真的想知道。”

雪衣侯对他的回答不置可否，“既然知道明尊藏身苏杭，你可有擒拿之策？”

冯古道道：“自从侯爷血洗睥睨山，明尊就失去了踪迹，我想他应该是藏在某处，又或者正装扮成什么人，在去苏杭的路上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他现在不在苏杭？”

“明尊为人多疑谨慎，绝对不会这么快去目的地，至少在去之前，会先在别处布下几个障眼法，让我们晕头转向，云里雾里。”

“他会不会去辉煌门？”

“我以为，他最不会去的地方，就是辉煌门。”

雪衣侯剑眉轻挑，“为何？”

“因为我相信侯爷一定在那里布置了重兵屯守。”

雪衣侯看着他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冯古道。”这次的语气较之前两次要亲切不少。

但是冯古道的表情似乎并不怎么享受。

“你真是了解本侯啊。”

“我既然投奔侯爷门下，自然要时刻揣摩侯爷的喜好，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宠信不衰啊。”冯古道笑得异常狗腿。

“你现在很得本侯宠信么？”

冯古道坚定道：“得到侯爷的宠信，是我的目标和理想。”

“那你好好努力。”雪衣侯笑得别有深意，“本侯等着宠你宠得无法无天的日子。”

冯古道赶紧道：“侯爷言重了。当个侯爷的心腹我也就知足了。”

“就如明尊先前对你一般？”

“当然不同。”冯古道马屁拍得天花乱坠，“侯爷乃是万金之躯，英明神武，智勇双全，德才兼备，将相之能！明尊不过区区一个邪派头目，哪里能和您相提并论？”

对于这样火辣辣的恭维，雪衣侯只是淡然一笑道：“冯古道，我有时候在想，幸好……你不是明尊。”